野獲編

野獲編卷十六目錄

科場

旗竿

野獲編卷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宏治庚戌科直隸丹徒人靳文康貴以解元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爲奇事又二科丙辰京師人陳瀾以順天鄉試第二爲會元廷試第三人雖占第三名然稍錯綜矣至正德六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楊愼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廷試爲狀元較靳又以次順占爲尤奇而弇州紀盛事云靳爲榜眼則悞矣吾浙

科名雖盛然而無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溪人袁元峯煒以鄉舉第二人登嘉靖戊戌會元廷試探花刻一印記曰天下一二三人向來無與爲對者至萬歷己丑浙之會稽人陶石簣望齡繼之其鄉會廷對名次與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二百里內人也袁不及下壽陶不滿五旬又俱無後此其所同袁入政府官至少傅一品得下諡文榮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上諡文簡此其所異然品行則不啻薰蕕矣後又十五年而慈溪人楊昆阜守勤亦以鄉試第三登甲辰會元狀元科名又勝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頗相似云浙中又有楊

守阯爲鄞縣人以鄉試登第三成化戊戌會試第四廷試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陳巳先浙江解元恰好補之後守陳守阯同官詞林又同時爲翰林學士對掌南北詞林印尤爲極盛此又在靳文康之前恰與袁文榮同郡亦浙中佳話也實錄云守阯鄉試第一見實錄正德七年八月又云同爲解元學士似不謬矣

三試三名內

弇州所記解元狀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狀元林震則本省解元其會試又第二而盛事述遺之僅見于科試考震授脩撰其後事不可考矣按是科會試止取一

百人首場論語出二題中庸出一題孟子竟不出論語止刻一程五經各刻一程末場五策問中少第三第五對策此時文字已大備何以缺畧乃爾耶又解元會元弇州所紀者十一人而永樂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劉子欽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會試復冠多士弇州亦不之載子欽改庶吉士丁憂再入翰林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謫戍廣西南丹衞仁宗登極用廷臣薦起江西新淦訓導歷聘湖廣福建應天鄉試歲滿請致仕歸年八十八卒於家其遭際亦奇矣又甲申科取進士四百七十三人而弇州科試考亦不載并無劉子欽會元

姓名余向已紀子欽科第玆因弇州再記之弇州云是科楊相會元

五魁俱詞林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名董玘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俱改庶吉士四名謝丕一甲探花五名安磐亦入館至正德十二年丁丑會試第一名倫以訓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名江暉五名王廷陳俱改庶吉士蓋五魁無不入詞林者眞制科中盛事至隆慶二年戊辰會試第一名田一儁以至張位陳于陛沈一貫共四經魁俱得詞林且三人

俱大拜而會元失之其盛亦可相配俱南宮佳話也萬歷丁丑庶常吾鄉凡四人馮具區以會元先人以館元其留爲史官固宜而楊楚亭德政陸葵日可教俱得拜編修亦浙中一時之盛

會場遇火

禮闈之遇災人知天順癸未科而不知正德三年戊辰科亦然先是熒惑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屢以爲言傳入闈中爲之備甫末場火發於內力救而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廿七揭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延及試錄板亦焚星占之應如此

覆試

科場覆試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體也本朝士子被言者必再試至成宏而後則愈甚矣然景泰末年順天解元徐泰亦覆而得留後終不第蓋會場主者已作意擯之會場入彀者例不許覆以故翟諸城二子求試而不允惟嘉靖己未科吏部尚書吳默泉子紹爲言官糾其曳白倩人入場正危疑間有文書房一內臣紿之曰上將面行覆試紹窘甚出其貲行賂夜分搬運達旦然實無此事而橐已空矣近年壬午之南戊子之北俱有此舉然以壬辰玉何等才而亦列其中所

以乃翁有死不受辱之疏也至丙辰會元乃以覆試斥則古來制科一大變矣近科事後有議如壬午應天舉人賀學禮以覆試不通而斥丁酉順天舉人邱夢周以解題差悞而斥其以再覆試而丁艱竟歸不到者則戊子順天舉人屠大壯以考館被議覆試而以病辭者則辛丑進士項鼎鉉兩人之不赴俱有故然終不得讁近壬午歲監生劉襄之已考選中書舍人兼侍書侍福邸供事矣吏部郎中趙邦清因劾堂官及同僚謂襄之所試瑞雪詩先有關節襄之不服自請覆試旣而九卿科道稱其再試詩合格旨下命供職如故此非科目也反

不失故物亦異矣

癸未二首相長子

嘉靖癸未科華亭徐相長子璠以南京應試作好問䒮
萬歴癸未科德清方相長子世鴻以北京狎妓墜馬死
問䒮二相俱在事當局俱係胄君俱不致仰累其父前
後恰好六十年璠後得恩宥授官仕至太常卿又自以
考滿得一廕且長子元春舉進士官亦至太常卿但不
知方氏後當何如也

土舍科目

貴州鎮遠府推官楊載清本應襲土舍也曾中貴州鄉

試旣襲職後巡撫楊一漢爲請於朝乞如武舉例加陞
一級以爲遠人嚮學之勸旨下吏部議以土司額設定
員且在任難以加陞宜於本府量加俸級且著爲例此
嘉靖三年事也以遠夷而知讀書應試自是淸朝佳事
何吝一階半級不以獎惜之當時廟堂諸公方以議禮
暴貴無一留意人才者至隆慶五年貴州麻哈州應襲
土舍宋儒遂舉進士改庶常不聞吏部厄之也載淸亦
不幸不生右文之世耳嘉靖初廣西思恩府那馬司巡
檢黃理故其子黃暘以府學廩膳生員襲職尋以征南
贑功陞指揮僉事先是正統三年四川馬湖府舉人王

有學以生員得薦因病不能會試過期始到例罰充吏於是有學原籍長官司遣通事貢馬乞宥其罪上以夷人能讀書登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許會試是時三楊同在內閣知國家大體故有此處分賢於嘉靖間諸公遠矣馬湖今已改流官統長官司但舉人誤試事何至遂降爲掾吏此例不知始于何時革于何時今雲貴二省新第者俱以路遠難到必至次科方入京會試若以有學律之不充吏者尠矣宣德七年三月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儋州昌化學生中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以病未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至部以違限充吏海

外之人伏望彰念上命試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會試其事與正統同

嘉靖三丑狀元

嘉靖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直隸太和衛人也歷官南祭酒憂居以倭事起將吏奔潰坤率壯勇保其鄉里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輩爲謡言構之南道御史林潤彈治之時坤起爲北祭酒上命捕至詔獄拷治瘐死獄中潤所劾梟敗卒之首并刴任房人兩手皆無其事也至三十二年癸丑科狀元爲陳謹福建閩縣人以中允丁憂歸忤其鄉戌海

之卒被衆聚毆而死四十四年乙丑科狀元范應期浙江烏程人以祭酒罷官歸乃子不肖牟利殖貨歛怨鄉曲巡按御史彭應參憎之募民訐其過里中奸豪因百端窘辱之應期不能堪遂自縊死凡連三丑三元俱隕非命且其事俱誣俱不得白亦異矣

一榜詞林之盛

弇州紀盛事但述一榜中大僚而未及詞林今按嘉靖辛丑館中則宰相五人潘宮保晟高宮保儀嚴宮保訥高少師拱陳少傅以勤尚書五人董宗伯份陸宗伯樹聲徐司空養正萬宗伯士和裴宗伯宇贈尚書一人陳

宗伯陞其三品大九卿又七人不暇盡記然內惟潘爲一甲第二人餘皆庶常也弇州記一榜四相于辛丑但紀潘新昌嚴常熟高新鄭陳南充而遺高仁和儀亦千慮之一失也後戊辰詞林七相五尚書十侍郎中丞可以繼之

兩中鄉試

嘉靖間兩舉鄉試者爲會稽陶中丞大順先以冒籍舉順天經魁事發斥歸後仍中浙江第四名登乙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福建莆田人黄壽生者先舉建文元年己卯鄉試後文皇登極以革

除繳還公據仍爲諸生尋以貢入京中永樂六年戊子
應天第一名九年辛卯成進士選庶常拜翰林院檢討
又直隸東鹿人王倫者故大學士王文子景泰七年丙
子順天鄉試不第王文奏請欽賜舉人尋英宗復辟王
文伏法倫革斥不得會試且謫戍後改名宗彝再中順
天鄉試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謚
安簡則尤爲異矣若近日王國昌亦兩登兩畿賢書然
先名胡正道又老于公車以歿未爲異也唐舟廣東瓊
山人中革除己卯鄉試永樂癸未復試俱中第二名次
年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陞江西僉事降衢州府通

判旋以微罪謫戍隆慶衛仁廟登極薦授監察御史按浙江終其官有子亮從父官衢州入常山邑庠因中永樂丁酉浙江鄉試次年戊戌成進士除泗州判官改詹事主簿又改王府奉祠仁宗卽位以潛邸恩陞寧國府同知賜鈔幣以歸其父子履歷亦大異恒格矣又羅崇嶽江西廬陵人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第一名以冒籍斥歸仍中江西鄉試二十九名天順元年會試第一百十二名廷試二甲四名又汪諧浙江仁和人少冒順天香河籍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此諧本傳所載者諧第後改庶吉士

授編修歷史官至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以宏治十二年
卒贈禮部尚書其父澄舉進士爲御史以事見法遺誡
諸子勿讀書應舉諧與弟篪俱登甲榜子舉賜又相繼
成進士以上俱載志傳余再三繙閱始得之其他絓漏
必尚多也汪諧登科錄書父仲淵想以極刑諱其名而
書字亦異矣成化四年浙江樂清人章元應以父任南
吏部侍郎冒籍應天中式爲言官所發革回又中浙江
鄉試二十名登十一年進士其父卽章綸英憲間名臣
也謚恭敏其後元應亦致通顯

會場搜檢

科場之禁在唐宋甚寬如挾冊者亦止扶出不錮其再試也本朝此禁甚嚴至三木囊頭斥爲編氓然僅行之鄉試耳會試則不然蓋太祖嘗云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歷朝以來摟撿之法有行有不行而試錄中則仍無摟撿官猶遵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時文宂濫千篇一律記誦稍多即擢第如寄而無賴孝廉入棗帖括者盡抄錄小本挾以入試時世宗忌諱既繁主司出題多所瞻顧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瀾倒極矣先是己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摟撿者上允之至乙丑南宮上微聞挾書之獘始命添

設御史二員專司搜撿其犯者先荷校於禮部前一月
仍送法司定罪遂為厲禁以至于今然試錄之不載搜
撿如故也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且
一搜再搜無復國初待士體矣近科丁未浙人邵喻義
者故才士第三場將所纂邸報中時事儷語抄錄批點
攜入以供策料偶與監軍爭語謂其懷挾文字邵不能
平至拳毆之監軍扭結登堂時內監試御史為葉永盛
李時華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監軍徵訾邵之橫葉曰
僕巡鹽兩浙會試此生拔為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
進士高第且所攜亦奏疏中語實非懷挾宜命之卒試

爲便李以乙科起家葉偶不記憶遂觸其盛怒立命去衣痛笞二十枷之塲前雖屢次疏辨艮苦終無人敢爲昭雪又聞邵之父時以貲郎爲兵馬指揮正司巡徼曾讞一貞婦被訐兵馬受其敵之賂枉法坐之此婦自經死不數月邵臨塲時時夢中見神人敎之曰子此番必會元但五策要留心不然且第二矣故有挾而入說者謂此婦實爲祟以致其敗如隆慶庚午浙塲諸葛一鳴事然則鬼之黠勝人多矣

子先父舉進士

近代曾陽白少參後其子省吾二科登嘉靖壬戌進士

董龍山給諫後其子嗣成一科登萬歷癸未科進士人所知也前此四川新都楊春號留耕者以成化乙酉舉鄉試又十七年辛丑始舉南宮時已年四十有六其長君廷和已先登戊戌進士爲翰林檢討矣初仕行人司正官至湖廣提學僉事告歸在林下二十年受乃子少師之封以正德乙亥終於家時年八十較之曾少參老而見其子削奪籍沒董給諫不及送乃父之終其全福眞爲罕睹留耕翁之登第後十年同鄉萬文康卒其愛妾擁貲數萬爲其所得遂成富人是時留耕亦將耳順矣其他如吾鄉包樫芳亦先其父汴登甲榜一科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余所見聞如曾陽白璠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宦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于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于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呵責勉强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忬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將坐戍歸里訟言于人責王薄于世誼王大怒遍貽書江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戊辰公卿之盛

弇州以一榜四相爲盛事此未足異惟戊辰一榜則趙少師志臯張少師位沈少師一貫朱少保賡陳宮保于陛王宗伯東閣家屛于宗伯東閣愼行先後宰相七人

眞是極盛若尚書則十八人亞卿中丞三品京堂則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尚書中四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凡繫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來未有之盛也弇州又以宏治乙丑一榜七玉爲最盛蓋未見戊辰之十三也若嘉靖壬戌則亦七玉爲少師申時行李汝少傅余有丁王錫爵蕭大亨少保楊俊民太子太保蹇達亦可媲美今名碩輩出勞烈孔彰聖主酬功將來更不勝記矣

同科同時宗伯

萬歷戊子至丁酉十年間凡五易宗伯初爲朱山陰賡

憂去于東阿慎行代之于致仕李富順長春代之李致仕羅會稽萬化代之羅卒范豐城謙代之俱戊辰科也同時掌詹者陳南充于陛亦帶禮書而南宗伯又有黃晉江鳳翔沈鄞縣一貫凡八人亦云盛矣是時張新建位以及陳南充沈鄞縣相次以禮書帶閣銜首揆則趙蘭溪志皐合之又得宗伯二人而先任禮書東閣又有王山陰家屏自來宗伯之多無如此一榜者羅甲子戊辰探花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

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巳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在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之一啓齒

進士房稿

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爲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爲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謂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爲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嗣是漸盛然壬辰尚少三房乙未少一房俱京刻無選本至

戊戌則十八房俱全而婁江王房仲有閱藝隨錄之選至辛丑遂有數家今則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紛紛聚訟且半係捉刀謾不足重輕矣

癸未丙戌會元

李胥江取元時各房俱無異議惟書一房爲吾邑馮具區太史獨以鄒安禰卷爲當第一卽兩領房亦不能決時大主考以詢先人先人爲書二房謂李卷爲勝衆始和之榜遂定其後李聞之甚不樂馮至甲午應天鄉試李胥江爲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題馮爲南學院作擬程一首爲一時膾炙及錄出則胥江程大遜之心銜遂深

遇李來謁馮迎謂之曰公所取士不但文嘉即舉榜徐生亦名實俱稱果舉得榜起李驚愕別去細詢於人葢未名為徐學易滁州人素以力聞能于監中手扶堂柱離地數寸眞賁育之流亞而時藝不甚佳馮先爲司業時所試士也故有是言李益憤憤後馮爲祭酒被言聽勘則郭江夏代之賴其力得昭雪使晉江在事馮其殆矣至次科丙戌王太倉主試立意以簡勁風世故首袁公安榜初出人望不甚歸太倉公岸然不屑急以試錄魁卷寄辰玉是年錄文大半出王手筆其父子最相知信自謂此錄冠絕前後乃子必驚賞無疑及報書至更

無他言但云此錄此卷行世之後吾父勿復談文可也太倉得書大怒次科戊子辰玉舉京兆第一其卷乃翁亦不甚愜意即辛丑舉第二太倉公批卷云此子久困場屋作此以逢世眼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文字一道家庭間意見迥別若此況朋友乎宜吾江之終不忘情也辰玉辛丑授官後即奉差歸里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云今日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出以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筆不搆一思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然辰玉高才正如大令之于右軍所謂外人那得知者是父是子

斷不可再得也

指摘科場

自壬午應天夷陵王少宰子之鼎之衡敗後並追論江陵二子冒濫鼎甲彈事者俱得志且超遷于是乙酉順天冒籍事起指出宮掖鍾給事以風聞劾之主試張宮諭調南去中式者至荷校蔡侍御請從寬被重貶而北京兆主試一差皆目爲苦海戊子指摘尤苦至覆試而猶未定饒比部疏更苛峻直至辛丑王緱山會試廷試俱第二而後中外帖然然主北試者亦先一年歿矣辛卯之役南主試爲陸太史可教北爲馮太史琦榜出後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出疏糾之陸馮辨闈中事甚晰二太史俱無恙而胡反受挾私抵飾之譏矣蓋先一科饒比部疏侵閣臣不無過激而胡特疏參之饒又胡同郡人一時多不直胡者至辛卯而事勢已變馮陸又詞林所推許胡不識物情不惟白簡見詘御史馮從吾等復彈治之次年癸巳竟坐不謹斥向來所居爲奇貨者一旦喪氣失志無所措手矣又閱一科爲丁酉議者復起則專主副考焦太史竑庚子又起則專主副考顧太史天埈自此以後或默或譁又非予所得而言矣酉子二科副考初係陪推俱越前資數人久不奉旨比入闈

之夕始下則已不及辭矣豈命當罹毀因而悞受眷知耶或云政府素憎二人故投疑網以弃之未知然否

乙酉京試冒籍

乙酉秋榜後有順天諸生張元吉者投揭長安謂浙人冒籍得雋致妨畿士進取科臣鍾羽正露章言之浙士馮詩等八人斥爲民詩與章維寧罪至荷校史鶴亭太史繼以縱子冒籍革職閒住主考張玉陽一桂調南京董督學調別衙門御史蔡時鼎以救正外謫說者謂張元吉以貲冠京師與鄭貴妃家至戚又貴妃弟入闈不得薦故以此修郤一時當事者未免逈合內旨處分遂

爾過酷是冬凜冽倍常馮章二生被三木于京兆門前僵凍幾死府尹沈繼山思孝浙人也以鄉曲憐之倍予衣食得不斃事聞于宮掖亦調南京太僕卿初得旨止降俸二級沈請于政府尙得乘轎腰鈒花否政府云降俸不降級何爲不可沈遂仍服不疑給事中唐堯欽遂劾以抗違明旨沈因得調時皆憎唐之承望風旨葢沈曾左袒吳趙江李諸人久忤揆地也夫外省冒籍誠宜禁若輦轂之下則四海一家且祖制士著百名之外中三十五名其三十名胄監而五名則流寓及各衙門書算雜流舊錄歷歷可考何冒之足云況前一科會試鼎

甲一人庶常二人皆浙人也何以置不問而獨嚴于鄉試株連波累至此耶亡命巨姦借通州籍納吏拜官者充塞海內孰從而正之耶此後亦屢有以冒籍受攻者皆不能勝而順天訐告諸生或有反坐被褫者矣獨張元吉者後改名以歲貢得縣令晉知州

上榜士子三木

鄉會場士人已登名籍仍斥革且問罪荷校者以余所見則京師凡三度矣乙酉科之冬京闈冒籍事起浙人馮詩章維寧俱枷於順天府門其指出宮闈備極慘毒識者冤之丙午科之秋順天第四名鄒汝鑛以割卷敗

露枷於禮部門其文本出馬顯忠求補缺額不允未幾
鬱死事已奇矣至丙辰科而沈同和以懷挾倩筆兩奬
得列榜首亦枷於禮部門其覆試時不能成篇並題旨
亦不記憶自有制科以來會元無此大辱使在世宗朝
處分必不僅如此兩榜鄒沈兩元魁俱出吳崇仁主試
兩錄中俱存其經與名次而刋去其人眞千佛名經中
大怪異災變也崇仁懟言官譏諷自告命薄致然恐難
盡諉之命若乙酉順天之役無端累及史太史鈳削籍
張宮諭一桂沈京兆思孝董御史裕俱外謫則眞命之
不猶矣史餘姚人嘉靖甲子第三辛未會魁

登科錄父祖官

登科有錄呈御覽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書某官如尚書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寮並不書所官何部分何地方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寫某地者最爲失體若曾削籍則空白如庶民曾降級則書現任或所終之官非若私行序齒錄可以前銜混入者近見今上丙戌科登科錄湖州人潘大復父名季馴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爲民時尚在家未復官其名下竟空不書爵位最爲得之然亦故事相傳如此至於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者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書參政余按志立雖曾爲大

參以計典左官後補參議以事褫職歸田已久從未牽復安得仍稱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詭飾而在事亦無糾正之者其後紛紛不可勝紀矣

宰相子應舉

自江陵諸子鼎甲以來政府象賢例爲建言者所議至婁江公子之才亦指摘及之葢以觸權之名甚美不問其無忝科第否也婁江當國後蘭溪繼之其郎君無可應選舉者已而四明繼蘭溪其長子沘泰鴻有聲諸生間人皆以高擬期之偶至京省父四明紿之曰汝盍援癊爲試中書舍人就北雍試不勝淅闈逐隊耶泰鴻信

之四明竟題爲尙璽丞得旨供職葢絕其登進可超然免於評論也泰鴻大恨請急歸家視其父若深仇四明有所愛庶子百端虐侮之家庭之間無聊生矣四明在位久卒被惡聲以去歸里至與璽丞不相見初不難借其子以市公終於積鏹聚鏞受前人未有之彈射所謂拙事無好手也

王國昌

嘉靖間巡視光祿給事中楊允繩糾劾光祿寺丞胡膏之貪反爲所訐謂其訕上事元故減醮壇供給上大怒逮楊論死竟斃獄中胡改重慶府通判又陞徽州府同

知至隆慶初元胡坐前事及他不法論重典楊復官褒
賜錄一孫名忠裕者爲胄子至萬歷戊子應天鄉試忠
裕得薦而胡膏之養子王國昌者亦同榜中一百三名
於是科道糾之謂膏本餘姚人而國昌爲徽州人先是
乙酉科以餘姚縣生員冒順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
已經參論問革今安得復冒徽州奉旨王國昌查明問
斥如前此後國昌屢至京師奏辨無有肯爲昭雪者國
昌乃具疏擊登聞謂既斥於順天之浙籍再斥于應天
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則天壤之間當置臣
何所疏下覆勘時有憐之者謂其詞直且非胡膏眞血

亂亦可末減其人能頃刻成文數十篇皆鋪敘可觀因許覆試入會場今且得爲廣文矣王自云隨其養父戍河南時先巳中式一次問其何科則笑不對未知確否余識其人年將稀齡尙慷慨談文談兵如少年然其爲浙産爲中州爲徽人終莫能明也

己丑詞林

己丑詞林如焦弱侯董元宰俱以文學冠時一以察謫去一以察例轉至今未牽復比年以來則陶石簣劉雲嶠二公俱負相望陶居家最久丁未年以房師李晉江故忽被暗糾云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人皆疑

駭既而知其由來蓋一御史受指詞林爲掃除前輩地也陶尋轉祭酒終不出至己酉而卒於里第又三年庚戌劉以少宰起家一時擁戴諸君奉爲赤幟且謂擢入相君輩橫飛直拜在即矣劉未幾亦逝陶不及知命劉不登下壽議者惜之余謂此天所以完二公令名耳往事姑無論即如戊辰詞林趙蘭溪張新建以諫止奪情忤江陵起謫籍沈四明以甲戌入場江陵公子卷在其房不得中爲江陵恨詈皆負一時重名聯翩大拜其設施俱不滿人望又如辛未之鄧定宇張陽和丁丑之馮琢菴海內俱望爲霖雨使其秉政或猶之乎戊辰諸公

也即謂造物愛而全之亦可又如浙人沈司馬繼山孫司馬樾峰俱不及爲太宰人皆惋惜然二公亦幸而不秉銓耳觀孫富平末路可鑒矣御史暗糾疏後復明指其人云座主復推座主者謂甲辰之楊守勤將推座主顧起元而顧復推座主方從哲并再起沈一貫也云門生復及門生者謂新閣臣李廷機將及門生陶望齡而陶復及門生湯寶尹湯又及門生邵景堯輩也如此株連波累無論其言信否然而心術可知矣

國師閣文偶悞

猶憶戊子春婁上王辰玉松江董元宰入都名噪一時

士人皆以前茅讓之無一異詞者至辛卯則湖州二沈演淮在成均其名亦甚振而祭酒蕭漢沖每試輒抑之不令居一二名獨酷愛一松江人謂必冠京兆冠南宮至錄科又以爲監元六館先生力爭之不得未幾演第一淮第三而松江生至今未第其人余亦熟識不欲著其名耳丁酉年則劉兗陽爲祭酒時徐元扈光啓入監其博洽無雙且精工時藝比錄科獨見遺凡續案四度終不肯收有一胥吳人名沈文選哀之爲叩頭乞憐云其嫡表弟亦屢祈而後續出則八月初七日矣徐登解元往謁怒不許通恚恨文選重笞逐出並革其頂首蓋

文字至此時已無憑據即蕭劉兩法眼亦目迷五色矣因思成化間吳文定寛以歲貢入都年已五十餘長沙李文正即以會狀兩元許之其時文有定價如此

陳祖皐

浙之海寧太學生陳祖皐治春秋最有聲其應辛卯順天鄉試已舉榜首時乃父吏垣都諫方以聚劾去位此拆榜知爲都諫子遂置之而別以他卷登賢書後頻擯場屋至乙巳歲以妻毋歿其僕治喪于途有悮殺滿撕揮事陳時實在家不與知也當事者憎之拷掠楚毒羅織致大辟都諫有己丑春秋房門生二人時同在詞林

題垂並有相望都諫哀懇其道地勿能得因恚恨甚作雜劇名詅癡符者中有狄靈慶一段以比二詞林而身擬袁燦都諫歿後祖皐事得白且還其諸生出獄未幾病卒其得門生力云都諫以麟經掄魁有文壇盛名丙戌先以吏科散給事分考至己丑以吏科再入亦前後省中所無京兆分考屬之中行及守部進士以得人爲榮然亦難取必近年則有吳江沈宏所璠侍御先以中書入闈尙書至己酉再入亦稀有之事

舉人再覆試

今上二十年壬辰三月廿八日時會試已竣事久矣試

御史綦才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各上疏請覆試順天戊子舉人鄭國望李鴻居大壯張毓塘四人此四人者巳于己丑春爲禮部主事高桂所論覆試仍許會試至是巳入闈兩度矣又請覆試山西舉人王兆河江西舉人陳以德山東舉人楊爾陶三人王爲故太宰國光子陳爲故左都御史炌子楊爲故太宰巍子俱壬午及乙酉中式向無議者獨以大臣子弟故亦指摘及之如綸疏中又盛稱王衡王宗濬二解元爲俊才今年衡不投卷而去宗濬投卷而不赴試時論高其品且原其心以謂二人羞與國望等爲伍也時衡父錫爵給假在家上

盧首撰召之而未至濬父家屏以次撰代攝故如綸譽之然衡亦戊子順天中式與鄭國望等同覆試者而家屏子發解者自名濬初不名宗濬也署名何訛何取昌言識者笑其受嗾之愚獻媚之巧後二人俱履歷官終不振比諸舉人奉旨再覆試皆存留如故惟居大壯因報母亡奔喪遂以規避論黜議者謂大壯若入試亦不免蓋時情必欲處一二以實主試之罪而大壯其首也

宗室應試之始

本朝宗室許應科舉入仕途人但知聖恩曠蕩首破天潢而宗室已先有請奉旨允行久矣鄭世子載堉於萬

歷二十二年條奏七事俱爲宗藩應試臚列一令奉國中尉以下盡同民生赴考入學一宗生舊有考校換授之議第四品以上難改他官但許宗學作養不得混子衿就試他如宗子游泮亦同生員衣冠無得仍服命服旣願充諸生卽以賜名入試他無名祿者始從便命名若中式者皆書國姓及名爵以自別其他若鎭國輔國之署官仕版銓除之內外與夫宗學中序列自世子郡王以下俱視行輩尊卑以比齒胄之義上俱命定爲永制自此朱邸諸侯始以淸流自奮矣次年乙未載堉又上歷法歲差之疏以駁天官之謬其說甚辨而禮官不

能從但請明詔賜褒而已若宗室應試竟無頌其功者

舉人勒停會試

今年署禮部事侍郎李廷機上疏謂舉人在籍恣肆作奸犯科無法懲創請將最不肖者勒停會試以示裁抑上允之談者尤其太苛然亦有激而成先是御史孔貞一巡視東城有一南方舉人投牒訴其妹爲樂戶掠買爲娼令偶遇於京師乞追斷完聚孔大怒盡法懲樂戶立以娼女給還未一年而此婦復爲娼于京城之外細詗之則舉人愛弛已高價別售青樓其婦亦北人初非妹也孔聞未信密偵之果然以此痛恨其事告之晉江

因遂有此舉其人浙之杭人以甲午中式不欲言其姓名恐汚齒頰臨場禮部出示不許入試者普天凡數名而此人歷卷云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卽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乙未會試第二名以尙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

輩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云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塡榜時一卷已甲者當擬乙會天漸明不得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朐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絶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郎爲余言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余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王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愚 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今年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之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習誦受笞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鄞余文敏有丁 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

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畿元取鄉人

順天鄉試大抵取南士爲解元蓋以胄監多才北人不敵間取一二北士多不愜衆論其推服者僅今上丙子魏允中一人耳頃乙卯科給事中劉文炳眞定人也爲其鄉人不平請取北人爲解首謂燕趙乃至尊豐鎬不當使他方人得之上允其議且定爲永制時首揆方中涵京師人亦欲私其桑梓也竊以故元用蒙古人爲狀元而中華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善乎世宗之言曰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籍聖哉

乙卯應天闈中之異

乙卯科應天修葺試院有魚見于圊中識者已怪之至第二場忽於供給所搜得透印無名試卷數通監試提調大驚拷掠左右甚苦終不得其故遂將私貯試卷之人斃之杖下而不敢聞之朝懼株連者衆也次年元旦大朝會時覲吏與試士俱集大廷忽衆中有人持大鐵椎狙擊御史凌漢翀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絕舉朝大驚急擒下則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應登也御史爲從者舁至寓復甦用良藥敷治僅得不死是日相顧錯愕謂今年必有異變至二月會試遂有假元一事假元

則去秋應天所舉也魚有龍門飛躍之兆而屈居溷穢已屬奇妖至于獬豸觸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發于辰年元會兼有羣龍無首之象變不虛生信然哉凌應登者不知何許人久居京師貧甚專與中貴游亦粗通文藝後漸成富人凌御史以計偕至認爲同宗稱兄弟通緩急御史第後爲福淸令以葉相力入臺班時應登亦登武進士官環衞已久時時指稱臺臣雁行居間挾詐外議籍籍御史恚懼遂絕之不與往還應登尋以一品司游徼爲西臺發其奸狀革任回衞說者謂出凌御史指授應登憤恨具疏自白且訐御史諸不法直欲手

殺之然後自刎不意垂刧受縛旨下勘問應登遠戍御
史亦奪職閑住
丙辰兩大老
比年大僚不補在位者寥寥丙辰之春六卿及總憲僅
得四人時太宰爲楚之鄭鳴峴繼之大司寇爲浙之李
旭山誌又兼掌都察院二公俱乙未生各年八十二歲
出入朝省精力如少壯人固一時人瑞也
觀政進士體不同
新科進士分觀政衙門本同時共事而其體則大不同
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見司官及道長用堂屬禮在禮部

用師生禮在兵部用前後輩禮在戶刑工用同寅禮直於廳內並揖分賓主而刑曹與大理寺又以西署閒寂郎官及新進諸君輪日會飲吉凶慶弔恩同僚舊蓋筮仕伊始而九卿衙門權勢之濃淡人情之冷熱一一盤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吏部四司郎官例不接本以新第進士居三甲末者代之凡歷三年即選京官有行取科道之望且次年順天鄉試分考亦必屬之人得意爲揣摩每致浮謗前車之覆者多矣變而通之亦無不可國初五軍都督府俱有進士觀政不知相處體例何似

旗竿

弇州觚不觚錄云士子鄉會得儁郡縣始揭竿於門上懸捷旗至申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爲異事其所云吳中一大司馬子授金吾者則指凌洋山雲翼子元德也一大宗伯子廕胄子則指徐太室學謨子兆曦也訝其壯麗倍于報捷殊不知近日此風處處皆然沿以爲例而富室入貲爲中書舍人者及近日諸生冒廩納准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颻雲漢每入城市彌望不絕更可駭歎又南宮報後得鼎甲者及選爲庶常者復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其僭

侈無謂更極矣余往年游新安過程守訓之門其人以市棍從兩淮稅監陳增作參隨納中書門左右兩大牌坊中層署程姓名而撫按以下俱列名于下一層爲之吐舌泚顏門前又竪六旗竿頗怪之因下輿窺其室則前堂牓曰王恩三錫後堂曰咸有一德令人憤懣目不欲開未幾守訓敗俱拆毀矣

野獲編卷十六終

野獲編卷十七目錄

兵部

武臣異稱　　　　都督將軍

叉手橫杖

野獲編卷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兵部

鐵冊軍

洪武二十三年韓公李善長以嫌自殺上始詔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部并給鐵冊先是以功臣有大勳各賜卒百十二人爲從日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還鄉各設百戶一人統其衆以護之給屯戍之印賜以鐵冊末云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衞葢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於是魏開曹宋信潁涼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

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靜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兵未幾宋公馮勝潁公傅友德以嫌死涼公藍玉以反誅而長興會寧懷遠景川普定鶴慶航海西涼定遠永平諸侯或坐藍黨或坐舊嫌皆得罪死盡鐵券山河之誓曾不比鐵冊警衞之苛也悲哉

恩軍

洪武二十七年詔兵部以罪讁充軍者名爲恩軍意以免死得戍當懷上恩也然是時方以重典刑亂國良民多坐微眚隸斥籍其戴恩者必無多因思完顏季年中

原喪敗合刺民爲兵以起▇古之怨名之曰怨軍正堪與此作確對○陸釴漫記云遼東養馬皆恩軍

文臣改武

張信字彥實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中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文皇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永樂九年晉工部右侍郎仁宗登極轉兵部左侍郎其弟輔爲信求改武階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揮使交趾叛率兵往勦以功進四川都指揮僉事又進都使在蜀十五年以正統十年卒於官蓋信從鉛槧起家居省闥者幾十年爲卿貳者十三年徙右列握兵柄者又二十年夫

以省垣近臣中樞政地忽伍兜鍪似出譎辱乃以英國雁行爲乞恩澤始得之且專征仗鉞恩遇始終柳又何耶弁州雖紀其姓名未詳事實因爲稍述其槪○按宋韓范經略西夏亦曾以雜學士換觀察使時用兵方謀帥事理亦宜乃二公尙以官高祿厚爲辭終不屑受葢意薄之也張信官小司馬在宋則爲樞密副使居執政之列而降爲三衞仗士竟恬然安之何顏之厚

邊材

文臣以勳勞開五等者自正統王靖遠後在天順則吳縣之徐封武功成化則濬縣之王封威寧一以天文兼

技擊一以騎射兼結納然皆傾危捭闔爵不及竟其身
而韓襄毅繼起并世錦衣不得襲宏治以文治天下縉
紳無以武事見知者正德則有太原之王晉溪行邊制
閫俱著勞績得封威寧而以附麗權貴乘時邀寵君子
所羞稱惟王文成以理學建安攘遂開國封固書生之
希遘矣嘉靖初楊邃庵以先朝勳舊故相起行邊而無
戰功可錄其後楊虞坡出鎮入樞功名亦如之至末年
惟滄州劉帶川以文士奮跡而歷踐戎行初爲吾浙之
嘉湖道臣出城游徼而倭艇率大衆猝至適台州解箭
到湖一船因立橋上與健兒十餘曹取射之發輒洞甲

盡舟中之矢倭始退歸而肩髀不能舉則骭已脫矣隆慶初以少司馬征廣寇會一本先外祖王大參以職方郎贊其軍見其懸一金錢於百步外射必貫其竅無一失者其技眞不減陳堯咨他部曲則十得七八耳後以御史大夫總督薊遼虜畏之不敢犯塞然奢淫汰恣帳下紀綱卒數百人後堂曳羅綺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獵戲騎連翩妖童執絲簧少婦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里同時有宜黃譚二華者其將略亦相亞今上初年亦以督薊遼入正中樞數年而罷爲督府時與薊帥戚繼光者比周如一人然兩人俱以比材武爲江陵公所器

愛日致名姝瑰異以自固譚又善禦女術進之江陵而驗故得久居津要其揮霍機變自奉驕侈與滄州大略彷彿且俱享上壽以功名終二公之捐館不過十餘年外耳劉名燾譚名綸○邊材一路大抵自有賦授及嵩門名家非書生讀紙上語便可抵掌登壇者即如唐荊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才矣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陽正值倭難積勞中暍盡瘁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近日如李見羅其生平品望出人數等自負亦在留鄴二侯之間金騰用兵

以奏功超遷中丞撫鄖爲麾下健兒所窘遂不及展一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被白簡逮治幾伏法而僅免乃知王文成眞天植異稟其用兵幾同韓白而見羅亦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南京貢船

南都入貢船大抵俱屬龍江廣洋等衛水軍撑駕掌之者爲車駕司副郎專給關防行事入貢抵潞河則前運俱歸週而復始每年必往還南北不絕歲以爲常聞係文皇帝初還北平所設定制有深慮存焉其貢名日不

一每綱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經者甚多稍可紀者在司禮監則曰神帛筆料守備府則曰橄欖茶橘等物在司苑局則曰荸薺芋藕等物在供用庫則曰香稻苗薑等物御用監則銅絲紙帳等物御馬監則苜蓿一物印綬監則誥敕軸內官監則竹器尚膳監則天鵝鷓鴣櫻菜等物其最急冰鮮則尚膳監之鮮梅枇杷鮮筍鰣魚等物然諸味尚可稍遲惟鮮鰣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始開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薦太廟然後供御膳其船晝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換急如星火然實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魚皆臭穢不可

嚮邇余於夏月北上曾附其舟幾欲嘔死偶鄰舟友人邀會文則舫齋芳潔不減吳下沙棠怪問之乃知納賂主者盡徙貢物於他舫耳其魚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上頒賜閣部大臣及經筵日講詞臣先人時叨恩賚次日早朝謝恩貴璫輩雜調雞豕筍蓏以亂其氣用以銀沙鑼餉遺近臣俊為珍味然實不堪下箸亦何止海上之癖也有一守備大璫新赴南任夏月忽呼庖人責以饌無鮮鰣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為言璫怒不信索至詬視之始疑訝曰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耶聞者捧腹

○金陵城外臨江舊設鰣魚廠每打魚時內官出視科

索百端大爲漁戶及地方之害十年前礦稅盛行閹人
流毒輒於寶坻縣創爲銀魚廠與南對峙乃至冬月椎
冰令漁者跣立打撈又課富室折乾潤槖民不聊生近
年聞上知其弊已革去矣○冰鮮船在途驛騷日久宏
治初上欲革之以中貴人進言祖宗時薦爲重遂得不
罷舊京土產上供寢園𨚗勞民亦不爲過而孝宗聖德
軫念鄭傳自節口腹至此以視大業之責食東天寶之
貢荔子不亦霄壤哉今上頃年以湖廣魚鮓不潔斥左
布政使武尚耕爲編氓蓋祖宗時食在聖主孝思又須
虔恪守土大吏不舉其職自當議罪此又用漢世酎金

失侯例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近年龍袍船尤爲恣橫遠出冰鮮之上即凶惡如漕卒糧船亦斂避不敢較至仕紳乘傳者爲其所淩噤不敢出聲何況行旅按龍衣之進止在南京其後增入蘇杭初猶以鎮守中臣兼領及世宗革鎮守始特設內臣管織造至隆慶登極革回止留南京舊設者至三年復遣太監李祐往涖其事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於今遂成故事中貴以此差爲登仙其名下小閹踞以爲外府春秋二運往來如織矣

河套

成化間虜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余子俊等前後請
大舉蒐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畧盛上言
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
越亦以爲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
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紛率謂復受降之故
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
已久今欲城河外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彼
或徉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
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大虜入套未久

儘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五十年矣虜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陸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蹉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火藥

古來禦兵唯用兵仗故鼂錯之言曰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即有用火者大都乘風縱勢如即墨赤壁是也其大礮等物不過曹操霹靂車之屬而已本朝以

火器禦虜爲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阯始得之卽用其僞相國越國大王黎澄爲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其兵卒皆造火藥之人也當時以爲古今神技無可復加然亦相傳所稱大將軍蒺藜砲之類耳宏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砲其國卽古三佛齊爲諸番博易都會粵中因獲通番海艘沒入其貨始並砲收之則轉運神捷又超舊制數倍各邊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戚繼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葢火器之能事畢矣數年來因紅毛夷入寇又得其所施放者

更爲神奇視佛郎機爲笨物蓋藥至人斃而敵猶不覺也以此横行天下何虜敢當之但恐守砲者畏怯虜未來而先放比對陣則藥盡反速戰士之奔此自來通病也○正德十五年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併遣使請救御史何鼇言佛郎機砲精利恐爲南方之禍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國又得其蜈蚣船銃等法論功陞上元縣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督造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再陞宛平縣丞中國之佛郎機盛傳自此始而儒老於遷調不聞破格用之可歎也

武弁殺邑令父子

廣西總兵都督過興召還京師途經湖廣祁陽縣與命其子得隆索賄於知縣李翰不得杖翰并其子釗俱死事聞法司擬得隆恃勢故殺二命擬斬而已邑令爲健兒所笞已是怪事乃父子俱死箠楚寧非衣冠奇禍何以置興不問興尋病得伏枕死天網嚴而國法廢矣此成化元年事與正統末年都司李翯杖知州李玉事相似

項襄毅占寇

宏治元年吾郡城中百戸陳輔者素以興販私鹽爲業

事發革任所聚徒黨漸衆遂思爲亂同其父陳端其子陳文陳武鳩集所部白晝入郭知府徐霖踰垣遁去遂虜郡印刼庫藏釋囚徒又刼奪嘉興守禦千戸印執千戸白鑑殺掠吏民盡剽城中金帛婦女全家入太湖爲寇其勢猖獗闔郡驚惶意其或成大事時正初夏故兵部尙書項襄毅忠以削籍在家爲蓍卜其成敗既而曰無能爲也今日旺神在西而此賊乃揚兵東出是爲休門旦夕見俘耳俄上聞變亟遣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督責地方文武用軍興法事權甚重比至無幾時而百戸父子皆就禽矣項公雖名臣不聞善風角而奇

中乃爾信乎前輩多能不肯炫鬻見長如魏陽元善射非臨用何由知之○彭惠安公敕中云一應軍民詞訟輕則量情發落重則發巡按御史按察司問理是時御史之體未甚貴倨彭以刑侍奉使初未兼憲職尚以屬吏待巡按如此迨嘉興事寧後報命乃以原官改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始得帶憲銜再涖吾鄉耆中丞雄峻嘗時尤靳惜之云

武臣好文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湯允績之屬皆以詩名然不過聊以自娛耳非敢藝壇建旄鉞也自嘉靖間東南

倭難孔熾倖臣胡宗憲趨文華輩開府江浙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充翹館胡得浙人徐渭沈明臣趙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異禮獲厚貲浸淫及於介冑皆倚客以爲重漸如唐季藩鎭至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爲薊帥時汪太函王弇州並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爲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而世所呼爲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此輩谿壑人亦厭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蕭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峻拜寧夏制帥頻更大鎭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輩作隊趨之隨軍轉徙無不稱季馨

詞宗先生蟻附蠅集去而復來時諸邊事力已絀非戚
帥時比蕭之內人前爲楊司空女繼爲南太史妹俱盛
有嫁貲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武臣好文自禍至此
○自隆慶來款市事成西北弛備輦下皆以諸邊爲外
府山人之外一切醫卜星相奉薦函出者各滿所望而
歸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游宣府亦得二百金
已爲怪事今年至都在黃貞甫禮部坐中見二三小唱
窄袖急裝若遠游者來叩首云謝别問之則乞得內召
候考選名公書往塞上也余笑謂貞甫曰他日必有坊
曲女伴祈公等書牘作隴頭兒者將奈何貞甫曰不然

諸邊督妓如雲大勝京師我却愁諸弁以此相薦報我輩龍陽子都耳因相與拊掌不已邊事如此欲武人不掊克得乎

文士論兵

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谷中丞皆巍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詞林足爲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眞二大參俱眞正邊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則沈少林狀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賫志以沒唯二十年來如顧沖菴養謙葉龍潭夢熊萬邱澤

世德李霖寰化龍梅衡湘國楨皆因四方多事各從筵筆吮毫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俱正位司馬延世金吾頓令措大吐氣若穆宗朝楊虞坡譚二華王鑑川劉帶川輩又未易指數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郎撫其人素講學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爲部卒譁亂備極窘辱旣而逃入襄陽尋冒功事發詔徵入獄則眞尿汁諸葛亮也

兵部郎敘功

先外祖王諱倬登壬戌進士拜兵部主事尋晉副郎陞方正郎又以才選贊畫從劉大司馬燾征海寇會一本

成大功還歷俸將滿九年會議開馬市忤高張二相高方掌銓出之爲永州知府尋乞身歸後高張先後敗起廬州知府循資陞憲副大參旋以病乞身沒於家兵部九年無出守者邊功未有不敘者又忤權高臥十餘年時吳門太倉俱同年在政府太倉尤莫逆交竟不論敘往事先外祖既不自鳴言路亦無爲稱薦者似皆有古人風

石司馬

大司馬石東泉星 以封貢闕白下獄時曹心洛先巳久繫正坐論石得罪者石見之慙欲入地曹顧慰勞有加

云各爲國事致禍何敢相尤兩人遂締深交且有婚媾之議未幾石以憂死曹爲經紀其身後甚周悉且津送其孥累時石妻子編管粵西正曹之桑梓也聞曹歸里欲緒成前議未知果否此一舉也曹不失爲過厚而司馬地下則有赧色矣

日本

日本貢道本從浙福二省自朝鮮之役我往彼來俱從朝鮮之釜山徑渡海面旣無多亦無湍險至封貢事起則直自山海關入京日本幾成陸路通衢矣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初無意內犯向來許多張皇眞是杞人

之憂而朝鮮日本向爲與國且世通婚姻特闕白一人黷武近巳寧帖寂不聞交兵事矣丁職方元甫應泰習知其事且目睹其奉倭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如唐故事且自爲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聖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時將帥亦無有與李勣薛仁貴伯仲者此舉亦豈易言且兵以義起名爲䘏患救災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一旦利其土地即力能郡縣之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反得有辭於我何以風示四夷也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自邢昆田玠以下無一得免邢即出師時舉丁贊畫者丁爲此謀與勘事科臣徐酒碧

覬覦者協意旣而朝鮮君臣惴恐揚言將甘心焉丁遂肯洒徐亦不復閱事還京兩人俱以聽勘歸又六年爲乙巳大計徐以不及謫丁竟坐罷斥丁有才氣能任事亦楚人之錚錚者東事奏功十年之局已結飲至告成卽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欲盡沒戰功嚴核伍籍至爲剏創查覈之法軍必已大離朝鮮復加飾其罪狀丁遂無解於朝論矣丁之初疏豈無數端實中師中情弊者攻擊四起漸增飛語應之十餘疏而不止益支離失實謂之妒功生事則可其恨之者至云黨倭奴以壞戰局又云丁欲自據高麗作夜郎王冤矣○日本自

吉凶狡非諸國比以元世祖威力十萬之衆僅三人得還復屢招之不至本朝入貢甚虔雖以胡惟庸事暫絶後仍通貢每天朝主上新立頒用日字勘合可考其嘉靖間入寇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主不及知也大抵來貢不過利中國貿易初非蕭愼越裳可擬故或踰期不至中國亦不詰責之正合來不拒去不招之義石司馬乃欲以封貢縻之保其爲忠臣孝子愚矣李宗城以臨淮勳衛銜命渡海欲借此以復先世曹國公故封石司馬亦面許之甫至朝鮮卽令沈惟敬執纛韃庭趨旋爲沈部下計怵盡棄節印單騎遯入關貽

笑遠人賴上恩慈不誅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繼之狼狽脫走跡同亡虜豈止委君命於草茅其辱國甚矣石之負乘不待言其初蘭溪在首揆亦不得辭責

日本和親

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故浙江餘姚人也受李氏恩豢已久後復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漸疎外之龍光積忿未發會如松奉征倭之命先勝於平壤道後敗於碧蹄館久成朝鮮而封貢議起如松頗附會文帥宋應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結東征之局此實情也一時抑和主戰者議不得伸漸謂軍中行賄媚倭至甲午四月且

有和親結好之說龍光遂借以傾李氏上急變告如松
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御史唐一鵬等信之遂露章劾
如松并東征在事諸臣科臣喬允因而和之上命訊之
實無此事下龍光究問主使之人不得法司擬以杖譴
上大怒先命立枷後遣戍不數日遂死三木之下按古
來北虜與中國和親唯漢唐有之未聞島夷敢萌此念
若云日本願獻則高麗進其國女子在祖宗朝自有事
例似亦可許至於公主下降則納幣賜敕宴使定期古
來一有故事軍中安能僞飾以欺外夷況倭奴狡猾爲
諸夷第一非沈惟敬輩所能籠絡造爲此說者皆出東

征失志游惰流詡都中而言路一二無識者遽登之白簡至紛紛爲諸龍光訟冤辱朝廷而羞士大夫眞可痛恨于文定與石司馬私恨遂記之筆麈以爲信然失國體矣○封事初壞李宗城逃歸上命急遣一科臣往而皆憚行羣起諫止上意已怫會曹學程有和親割地之說聖怒遂不可解錮獄十年而始釋葢鮮倭本與國其婚姻乃恒事但訛云天朝則可恨矣

程鵬起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衆思爲名多所采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冏卿文熙議集浙

直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擣日本之巢已爲悠繆不經之甚旋爲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罷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暹羅國借兵以攻關白可令同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石司馬大喜以爲奇策卽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餉召募其寮椽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數萬至閩廣造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槖中盤桓海上不發始爲言者論罷輟行後石得罪田東洲樂秉中樞捕程智數十論戍逃歸至今往來南北攜數十女優及惡少數輩遇豪家卽令演劇以博

纏頭間有挑之者旋使薦枕連宵閙日恬不知恥又遍拜薦紳名公稱弟子余嘗遇之廣坐中歷指其扮戲諸婦曰此爲鄒爾瞻老師所愛此爲顧叔時老師所賞以一漏網健兒污衊賢者至此而薦紳先生無一呵叱之者異哉

暹羅

倭事起時有無賴程鵬起者詭欲招致暹羅舉兵擣其巢以紓朝鮮之急其說甚誕一時過計者又恐暹羅入境窺我虛實且蹂踐中華于穀峯宗伯時在春曹極訕笑之以爲茫茫大海不知暹羅在何方所云調征者已

可笑乃又憂其入內地比待其來時再議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蠻莫及緬甸相鄰陳中丞用賓撫滇嘗欲與協力圖緬夷爲郡縣可得地數千里事雖無成然其國濱海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程鵬起泛海求援固屬說夢卽于公議詆亦未得肯綮于久爲禮官暹羅爲人貢恭順之國其道里圖經何以尚未深究

金丹說客

金丹者吾邑諸生也素以舌辨見稱微有拳勇時蔣洲等入海游說未歸當事俱憂之募能再往者拜官丹出

應募成約而歸胡司馬嘉其功即以都閫題請丹時本業已荒遂就右列歷官閫參將中白簡歸用降汪徐諸酉勞敘功得世本衛副千戶丹爲先大父客余幼時尚識之其子病廢不能襲其孫貧而無賴非承勇爵者黃雖尚存已付高閣然較之蔣洲輩不蒙寸賞已爲優矣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及見中貢倭事後貧落入京師好燒煉與方士及無賴輩游石司馬妾父袁姓者亦嗜爐火因與沈善會有温州人沈嘉旺從倭逃歸自鬻於沈或云漳州人實降日本入寇

被擒脫獄沈得之為更姓名然莫能明也嘉旺既習倭事且云關白無他意始求貢中國為朝鮮所遏以故舉兵不過折柬可致袁信其說以聞之司馬惟敬時年已望七長髯偉幹顧盼■然司馬大喜立題授神機三營遊擊將軍沈嘉旺亦拜指揮與其類十餘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馬既以封貢事委之言無不合言路交攻不為動沈留釜山年餘廷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為宣諭使偕渡海臨淮李小侯既逃朝命副使楊方亨充正即以惟敬為副使代之過海至山城州草草畢封事而倭留朝鮮者終不去貢事亦不成石司馬以違旨媚倭下

獄沈爲督府邢司馬捕至京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惟敬無子妻爲南妓陳淡如少亦知名時已老矣沈誅後部曲星散淡如與嘉旺俱不知所終○惟敬渡海時余家有一舊僕隨之及還云日本國多風四時皆然四面皆至所謂颶風也俗好樓居至十餘層而又不善陶埴即王居亦以茅覆故易敗亦易成土俗與舊傳略似唯所謂用箸最奇其俗侈於味強半海錯中國所未名者每宴會雖黃白雜陳不設匕箸臨食則侍奴取小材長尺許者對客削成札人置一雙既餕便對客折之不復再用每堂廡間必設箸材半楹以備朝夕供具日必再

浴不設浴鍋但置密室高設木格人坐格上其下熾火沸湯蒸之肌熱垢浮令童子擦去然後以水從頂灌之大抵其好潔如此

斬蛟記

關白之犯朝鮮朝議傾國救之時宋桐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宋無闖望能大言次年將內計有物色之者因力任東事大司馬石東泉主之內閣則趙蘭溪暫代首揆唯石是聽特遣二主事贊畫皆妙選才望賜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偕副帥以下事權特重後碧蹄館敗歸師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

罷其人故耆夙名士爲太倉相公門人號相知意其能援手時競傳關白已死遂作一書名斬蛟記首云關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蓋蛟也漏刃於旌陽化成此酋素嗜鵝在朝鮮時曾謀放爲鵝於海中關白慾啖因得剸刃而主之者曇陽大師也記出遠近駭怪其同邑先達遂作闢蛟記詆之以快宿隙究之關白實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倉相公曾見此記與否皆未可知也

○斬蛟之記亦有所本潘璽卿雪松士藻馮司成癸未所錄士滯符臺十年在京偕諸名士立講會每云吳猛鎮鐵柱宮實多逝去者許眞君約後千年當生八百散

仙蠆此孽魔今正其時矣我爲一人與某某等皆同列余師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師信之競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預講亦遙隸羣眞起大宅埒王公云拔宅上昇時勿令貲產有所遺司成見而姍笑之又袁中郎爲吳令時與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每論事輒云如來如此說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其他稱引果位不勝紀袁談及必撫掌不已又屠緯眞在湖上一日忽對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紛鬬壯繆蘇文忠各來枉顧二人素未識面偶蘇舉曹劉並稱壯繆震怒謂小子何敢辱吾兄至與阿瞞伍蘇爭之甚不服兩相搆鬬

不休若非余力解則東坡飽老拳矣屠爲予父執弟俯首匿笑不敢對大抵才士失職往往故爲夸誕以發舒胸中磊塊不足信亦不足哂也

征安南

嘉靖初年安南久踰貢期又侵奪廣東欽州四峒朝議欲問其罪時王文成新起征田州威名甚重桂文襄暴貴用事諷王乘兵力取安南爲己功王不應恚甚嗾人論之奪其世爵○又數年安南尙不賓時閩人林希元者爲欽州知州林故名士從卿寺外謫負才不得志乃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猶不止時夏文愍新登首揆

林同年也以保境息民爲言林說遂不行僅勒莫登庸
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林鄉人李默移書𠴫之曰
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拜之相盖譏林貌寢也
夏貴溪不欲用兵亦謀國遠慮迨其後議復河套又力
主其事致陷重辟盖貴寵已極復思以書生開茅土此
與桂安仁同一肺腸即張永嘉當局會議恢復大寧三
衞故地使其說果行亦必至僨轅取禍矣○安南議起
時太師武定侯郭勳欲因以希上賞奏請勒禁兵及各
路師待發已得旨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
之說且云太宗以黎季犛弑簒殺使臣諸大罪討之兵

巳歷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贖罪及不悛而後滅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縣之仁宗每以爲恨至宣德再叛楊士奇等舉先帝遺意以聞宣宗亦曰皇考追憾此事時形慨歎朕屢聞之遂決意棄焉世宗聞其說亦爲心動時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温等奉命兵餉已集乃遣禮部尚書黄綰往諭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卒用胄策其全中國生靈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間日本侵朝鮮至調天下精兵夷漢俱擾卒不得要領而海内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當不至此袁中郎論朝鮮事云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爲之佐鬬不

亦惑乎斯語可念

安南納款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凡三次而後輸服特未及郡縣之耳初征時故宋陳尚書子丁孫及其壻梁奉御蘇少保子蘇寶章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俱降附蓋宋遺臣逃異國不特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世祖朝僭國號大越主憲天體大明光孝皇帝更名陳威晃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宣德棄地後尚修朝貢嘉靖初莫登庸篡黎氏自立亦建國曰大越改元明德禪位於子方

瀛改元大正分所部爲十三承政司以擬天朝之布政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號降封方瀛子福海爲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秩從二品其十三司改爲宣撫然而仍帝其國不用所賜印且名入貢曰交鄰其後不復守三年入貢之約且侵粤西無虛日蓋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爲全軀以大珠爲兩目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間所獻其製何若又安南人自稱其國爲阿南國至今尙然福海死子宏瀷嗣嘉靖末年瀷歿子莫茂洽嗣後

溺死其國漸亂莫氏相傳凡五十餘年至今上初年而黎氏又興先是黎譓爲莫登庸所篡其子寧猶奉黎祀又三世爲黎惟邦惟邦與其故臣鄭松協謀起兵誅滅莫氏盡復故土惟邦死黎惟潭立始以情事上聞且進代身金人以求封號時萬歷二十五年也上嘉其意封都統使如嘉靖故事別鑄印以賜之又七年而惟潭死子惟新襲位不告哀不入貢亦不請封詔命詰責之始以年幼初立國內逆賊構亂爲辭上命姑貸之仍許通貢封爵如其父再請給印時屢勘無他乃又賜以新銀印上表謝恩貢奉如期較先朝更恭順云

仇鸞談兵之謬

仇鸞自庚戌秋虜入得上寵比王子追僇恰二年耳其問意氣之驕盈議論之姦謬概難枚舉卽如辛亥六月虜報漸急鸞奏請欲自領京兵民兵迎賊而以邊兵分遣附近追勦零賊且許軍馬食民田禾大學士嵩乃言今歲調遣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衞京師今却遣兵出外以待零賊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賊臣等莫喻其意云何又行軍紀律有擅取一物者卽斬寧使虜過田苗食盡必不可下此一令會禮卿階亦言之得旨允行七月鸞又請借民田車以備戰守上曰去歲造完

戰車專備禦敵如何又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允行蓋建白乖謬而君相俱疑厭之矣是年鸞出行邊惟督臣與雁行即巡撫亦僉坐不敢具賓主若兵備則竟隅侍鸞晏然受之人謂其器滿將覆矣○初仇與嚴共事夏會得志情若父子旣已同諸大臣入直撰元文遂擬郭勛故事欲脅嚴而獨擅大柄嵩始恨之而仇亦密以嵩父子貪橫事上聞其說幾行矣嚴乃益結徐共排鸞因其死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以至夷滅是時嚴徐尙未有隙弇州獨歸誅鸞之功於徐未必盡實然實錄中亦云徐階密疏鸞通虜悞國狀上始驚收其兵權鸞因悸

死未知何據

殺降

嘉靖丙辰倭酋請降時督帥爲胡襄懋宗憲許以不死已上疏於朝既而有流言謂賊首汪直汪五峯者與胡少保俱徽人潛通重賂貸其族誅胡悖懼無策趙文華正以少保視師勸胡追還前疏盡改其辭汪酋輩遂俱授首近年壬辰寧夏之事亦然初哱承恩受圍既久乃請降於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亦許貸其命且授以官承恩欣然斬劉東陽諸叛賊以獻既而督臣葉龍潭夢熊媿功非已出決策誅之遂俘之朝寸磔於市梅恨甚

有詩曰棄甲拋戈滿路旁家家門外跪焚香軍門忽下坑降令闤市翻爲刼奪場計就平吳王濬老謀成返晉介推藏山中黃石休相問已乞仙人辟穀方其怨悱可知矣自古殺降必非陰福然汪哼之流毒南北即戮之非過也

奇兵不可再

戚少保繼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銃火鼠之屬適林莽中有羣猴見而竊效之久之猴之技勝於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與戰必不利乃匿勇壯於隱處而以輕銳挑之佯北先擲諸火器於山

嶼內倭之追者尋至猴見髡跣橫行不類所習覘疑爲異獸將噬之爭燃火發砲倭大駭狂奔死者枕藉伏兵四起遂獲全捷往丙戌丁亥閒顧沖菴養謙撫遼左俘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貸命以貫行伍私念大虜目未識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報虜騎入犯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候戰酣時忽執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馬足皆踣仆就戮餘騎迸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復命如前法赴鬬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已先爲備矣乃知田單之牛劉尋之驢俱已陳芻狗再用未有不敗者如戚少保出奇眞堪大噱

武弁報恩

錢寧微時受知於右都督毛倫後倫坐劉瑾黨論死成揭黃停襲迨寧用事爲之夤緣赦罪爲編垠比倫死其子毛錦請襲世職兵科給事潘勛駁之謂倫因附楊玉入劉瑾黨朋奸亂政即十世不可宥其祖職萬無可繼之理蓋玉與張文冕等俱瑾第一用事羽翼已駢斬於市久矣至是寧勢熏灼擅回天之力請於上命錦仍襲指揮使以報倫知遇焉嘉靖間曾司馬銑以復套事見法其愛將李珍者榆林人也先爲遊擊將軍坐法貶行伍曾愛其能從徒中超復故官曾得罪後分宜楓憾之

不已又欲羅織殺其子淳令人劾珍尅侵軍餉數萬鐵淳浼其入京賂要津比逮至拷掠窮治備極五毒終不承銑子受贓事法司乃止坐珍減餉論死而淳得免若珍者不知何如人然以死存孤使曾氏不至夷滅庶幾有國士之風錢寗罪惡死不足贖亦能不負恩地曲報知己俾延世爵其善亦豈可沒今之士大夫讀書知理義者有愧武人多矣○李珍尋以庚戌虜警赦出復用至大將

款議有所本

隆慶四年北虜俺答失其孫把漢那吉時高中元在閣

王鑑川在邊議還之以易叛人初甚譁而後卒得成功其論雖創實有所本宣德十年北虜脫火赤等三人歸附言其酋朶兒只怕率騎三千近在涼州失其甥卜會罕虎里乞還之時皆不之信先是朶兒只怕從和寧王阿魯台歸附已拜爲都督阿魯台爲也先所敗朶兒無依常寇涼州其甥爲邊將所獲故遣使求款上與兵部

書王驥議謂宜遣人招撫乃敕邊將同脫火赤等往諭但盡歸涼州所掠人口亦還爾甥若萌異心妻子不保矣後果如所策高中元豈先具此蘘於胸中耶抑暗合也若嘉靖末宣大總督楊順之納淫婦桃松於寨致

虜大入相嵩居內遂欲棄大同右衛眞無策矣

蔡見菴憲使

隆慶間北虜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款虜酋俺答貢馬至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菴可賢憲使備兵陽和正同督府宴犒於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晳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於督府曰願得兵道蔡太師至吾營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正奉湩酪爲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追然諸酋俱案堵未敢遽議勦數日後仍送蔡入城則虜婦已薦寢於毳帳數夕矣自此邊塵不驚西陲寢烽

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爲問一時推轂者亦衆因再起再廢至壬辰夏劉哱之亂言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爲寧鎮河西道旣奏功進大參又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矣閒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愼獨之戒於廉隅或稍妨而威重亦未失遽遭吏議而屢蹶不振惜哉

京營操軍

京師禁兵號稱數十萬然皆尫弱又大半買名無一能操戈者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戒嚴四守至不任登陴後趙大洲貞吉相公有分營操練之議竟無寸效頃年庚

貢會健齋乾亨爲光祿少卿故以御史外諭有伉直聲議欲選三大營并罷諸弁不任事者此疏初傳京城洶洶會不知也時光祿兄見臺同亨爲工部尚書一日人譁謂爲無賴武弁數百人擁其輿訴且詬至於詬詈幾碎其衣冠急避得免蓋悞傳草疏者爲司空也使其得請允行必有領軍張彝之變俯仰古今可爲浩歎

兵事驟遷

嘉靖間不次用人如議禮張桂諸公不必言後倭虜事起西臺中則有王思質忬以御史庚戌守禦通州功陞僉都御史旣而倭事起胡梅林宗憲以浙江巡按御史

陞僉都撫浙此皆兵事驟與難拘典制若通政趙甬江文華出視倭警歸而報曰旦夕且平未幾倭大熾懼上譴責乃告訐吏部尚書李古沖默出題誹訕上大悅從工部侍郎直陞尚書太子太保仍出視師則人人切齒抑不可比於軍興矣此後登進遂少有超異者惟隆慶間張學顏以山東副使陞僉都撫遼東劉應箕以山西副使陞僉都撫大同吳兌以河南副使陞僉都撫宣府雖以才望亦出高新鄭掌銓報宿知也至今上乙酉陞薊州兵備副使顧沖菴養謙為僉都撫遼左則以邊才素著庚寅陞蘇松兵備副使李養愚涞為僉都撫應天

則以先朝直臣此後不多見至壬辰寧夏功成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當不次大用然猶先轉太僕少卿尋以僉都撫大同薦當事者猶斤斤惜名器稍迂其途以酬功而御史遷超僉憲遂絕響矣

尅復松山

陜西邊防以宏正之失河套為第一要害次則嘉隆間之失大小松山皆關右虜族內犯最緊巢穴也河套在寧夏鎮自夏文愍曾襄愍被禍以來無人敢亟議今則以為必不可復且必不宜復矣唯松山在甘肅鎮自為虜寇賓兔所據之後內地僅有一綫之通先朝西方名

將如馬芳演死猶以不及恢復松山爲恨近日萬歷戊戌三邊督臣李汶甘肅撫臣田樂甘肅總兵達雲道臣劉敏寬等厚集夷漢將士盡銳勦殺虜衆舉族遁去大小松山盡入版圖建築城堡以蘆塘等城固原鎮紅水河等屬臨洮鎮河壩嶺等處屬甘肅鎮其地東阻黃河北控寧夏之賀蘭山西南連接莊浪蘭靖諸邊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土於是甘肅千四百里之衝俱安枕矣功狀條上於朝再㪅得實李田俱晉宮銜廕世襲錦衣達雲外衛世千戶其賞似未足酬勞今上武功雖盛此役尤爲俊偉云

西南諸捷

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如萬歷乙亥四川之平九絲拓地幾千里時大將爲劉顯癸未之緬甸大酋莽瑞體反糾隴川酋岳鳳同逆鳳爲遊擊將軍劉綎所擒俘獻闕下綎卽顯之子後屢爲大將又越三十七年歲己未爲楊鎬所紿戰歿於遼左當俘鳳時申許二相俱峻加三孤又如萬歷癸巳緬酋多俺又反陳用賓擒斬之萬歷丁酉順寧府土酋猛廷瑞大侯州土酋奉學叛討滅之各改流官萬歷丁未隴川酋多安民又叛歸緬滇兵亦舉平之此皆雲南一方事至川黔之滅播川平苗仲

亦無不如意惟近日東北用兵竭天下之力聚三大帥數十萬衆盡沒遼水坐成厝火燎原之勢差爲不競耳昔唐文皇芟刈羣雄手定率土獨困於東方莫離支之外患近事亦略似之

梅客生司馬

麻城梅客生（國楨）大司馬少登公車高才任俠其中表劉思雲（守有）亦大司馬（天和）孫時領緹騎與江陵吳門二相相暱而好文下士梅每游京師輒以羽林衛士給之因得縱游狎邪如杜牧之爲淮南書記時嘗題詩倡館有門垂夜月梨花冷簾捲東風燕子寒之句爲時所

贍炙後至癸未始登第啇已長矣出爲邑令入西臺會
劉哱倡亂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薦遼帥李如松往討而
請身監其軍至則親擐甲冑當矢石屢挫賊鋒鎭城窘
急亦自相魚肉獻賊自贖因奏功還峻遷中丞開府雲
中以至右都御史贍今官如松在環衛故與梅爲方外
之游握手銜杯誓以功名各自奮果不負所期云如松
後以遼帥戰歿梅亦終保身名而卒○如松爲寧遠伯
成梁長子有弟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至大帥俱善以
酒色苞苴籠致縉紳有徽州謝存仁號太涵者爲遼陽
道參政如梅爲鎭帥出其愛妾一幅畫者與角歛謝酒

酣相娛謔立遣輿贈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兄弟才術大都不出此今楊中丞滄嶼鎬撫遼時亦與如柏結義兄弟曲宴私覿大抵如前所云建■匪茹楊從田間起督師以大兵四路出關如柏時以遼帥起廢於家楊請於朝使將中軍以為功在漏刻為李氏茅土地既知事不就陰檄如柏率部全師歸杜劉二帥不知其旨第奉令尅期深入救援路絕隻輪不返李成梁始起遼東不為無功至是一敗不復亦皆如柏之力楊李俱論斬如柏死獄中士大夫素以豪傑自命不幸為此輩所豢誘入其彀中究至悞身以悞天下悲夫○先是

援朝鮮時蔚山之戰城已垂尅因楊鎬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許南將先入下令退還倭衆乘之天朝全師俱潰識者恨之

福將

古云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此語信然李少師于田身長八尺腰腹十圍望之知爲巨公播事正亟用爲制帥一鼓滅之會以憂歸而運道告梗旋從苫次起治河因開泇河爲百世利其舉動安詳語言敏贍又粹然文士也己酉遼東邊事漸棘時李已秉中樞余妄獻一議謂當亟將遼地改爲郡縣使文吏得展其才專其責且

使武弁亦嚴刀筆吏不敢恣横如舊時而靉陽寬奠清河外諸要地爲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擅行割棄者亦可從此清出李大喜是其說而事體重大衆議未諧議因中格此舉果成亦不足爲遼重輕而此公虛心聽採亦見一斑使其今日在事遼事未必敗壞至此如天之不慭遺何播奏凱後上欲踐初約封以世伯爵首揆沈四明力沮之而止○少師乙巳年從濟上憂歸而安氏爭地事久不決李從苦爭抗疏謂播地寸尺不可授安且悔當時不盡一時兵力并安氏滅之蓋才大氣銳自不以縣遼爲非也

進銀立兵營

丁酉戊戌間礦稅盛興奸人輩競爲欺罔己亥三月有福建福清縣舉人林章者同百戶王官把總徐希昌等上疏乞於淮南一帶買鹽行引又求於大江天寧州黃天蕩二處養兵以防寇盜且進銀一萬三千兩以營上時閣臣憂之上疏直云大江之中浩渺賊藪此輩欲得之爲巢穴以聚衆起事其志不小上允其奏遠諸人下詔獄治之則此萬餘金乃揚州監生代出而林章主其議以上疏法官恨之相繼死狴犴全盛之世主上偶計刀錐羣小遂借以售奸名在賢書者亦思盜兵逞志言

利之害至此

名器之濫

宋時雜技異途亦有虛銜如某州醫學助教之屬以優假閭里中雜流耳惟本朝則凡醫人出入貴家者輒求得告身稱太醫院吏目門下奴目客則稱禮部鑄印局大使遂儼然銓曹選人矣又如武途雖云雜冗乃兩都元樞以劄付餉親友初猶名色把總耳今乃不書都司則書守備矣初猶一二人近來普天皆是矣夫都閫係正二品大帥國初列方伯之上守備專制一路領敕行事此豈兵曹得給劄除授乎昔至德間大將軍告身纔

易一醉宣和間朱勔家奴皆拜橫行刺史衣金紫行酒
炙無乃似之但其時何時也

武臣異稱

往時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張永嘉相公自稱走
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應峻恥之至不與交然此右列常
事耳江陵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戚繼光之
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
叩頭跪稟又何怪於副將之走狗耶

都督將軍

古人都督之名甚輕如賈充伐吳其帳下都督周覬見

錄充入一徑葢不過牙門列校之屬耳然其時卽充巳
有都督秦凉諸軍事之拜出爲方鎭大帥自是六朝皆
然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遂爲郡牧正任矣宋世以宣
撫使爲兵官第一得斬節度使以下其後又以宣撫不
足重加宰相吕頤浩爲都督而張浚因之乃至中書三
省亦奉行其文書而尊寵古今無匹矣本朝以此銜爲
右列流官之冠其秩正一品而同知從一僉事正二超
六卿之上其貴幾埒晉唐此後因以爲正總兵官帶銜
未幾而副將亦得之遂爲櫜鞬而趨走於撫院之庭又何
論制府至嘉靖之末馬芳以遊擊奏功世宗特加右都

將則偏裨亦領此秩愈不足重矣若將軍則秦漢以來
乃制將軍號其後名稱漸繁不可僂指本朝以鎮國將
軍為正一品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次則輔國奉國而
大帥之掛印為將軍者如鎮西征西征虜平虜之屬尚
是雄任若龍虎驃騎以下則為二品至五品散官姑假
美稱而已其最猥下者則殿廷侍衛之大漢擺列之紅
盔亦以市井丐乞得稱將軍而賤極矣

叉手橫杖

今胥吏之承官長與僮之侍主人與夫偏裨卒伍之事
帥守每見必褲袖撒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

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爲隸人呵之曰岳飛叉手正立岳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手爲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倨也古伍伯在公庭必橫梃待命其怠傲不遵命者始直其杖

余觀今禁門守卒與武弁輩每遇大僚出入俱直立其杖大呼送迎無一人敢橫持者葢古今不同制如此又古大帥涖事文武官爲之屬吏者不過庭趨聲喏今皆蒲伏叩頭無敢言及喏矣若撫按之待其下惟由科目者尚得打躬講揖讓之禮他如州邑佐貳類首階下與隸卒無異想古人亦不然

野獲編卷十七終